

收获丛书

我们这个年纪的梦

张辛欣 中短篇小说集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我们这个年纪的梦

张 辛 欣 中、短篇小说集

四 川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成 都

责任编辑：曾志明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插图：王 猛

我们这个年纪的梦

张欣欣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江县印刷厂印刷
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7.875 插页3 字数165千

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600册

书号：10374·164

定价：1.72元



作者近影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编选了青年女作家张辛欣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：《在同一地平线上》、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》一篇短篇小说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》。

作品表现手法新颖，以奔放而节奏快的笔法，生动、形象、真实地反映当代青年的坎坷道路、执着追求、爱情波折，使人从扑朔迷离的生活中，看到了他们的苦，他们的乐，他们的忧伤惆怅，他们的奋发苦斗。

目 次

我在哪儿错过了你?	1
在同一地平线上	39
我们这个年纪的梦	183

我在哪儿错过了你？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又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。电车依然沿着熟悉、热闹的大街一站站驶过。

她照旧忙活着卖票、检票，照旧在乘客中挤来挤去。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、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，光凭她穿着那件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，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色的人堆里，很难分辨！她在车门旁跳上跳下，蹬一双高腰猪皮靴，靴面上溅满了泥浆。她不客气地紧催着上下车的人，或者干脆动手去推。当她无意中犯着一些男孩子，他们照例立刻嚷嚷：

“嗨，这主儿，够鲁的！”

“哎哟！姑奶奶，挤着我后腰啦！……”

象被踩着尾巴的小狗，有些男孩子很难错过表现神经敏感的机会。等话出口，他们才发现：是她！不饶人着呢！惹急了会有不下流却十分尖刻的话甩出来，比那些什么话都骂得出口的小姐儿还难对付！

然而，这回她倒象一律没听见似的，走到一边去了……

“?! ……”没工夫琢磨她！

谁也不会注意到，忙碌中短暂的歇息，她在向车窗外默默眺望……什么都跟往常一样，只多了一场一边细细扬撒、一边悄悄融化的雪。但在她的眼睛里，仿佛一切都有些异样……

“别蹭着！放这儿！”上来个熟人。当工人的黄云叫丈夫把几条大个的冰冻黄鱼甩在售票台上，四周立刻飘起新鲜的海腥气。

“哟！你还在这儿？！……”

“是你写了个话剧吧？那回我在西单菜市场旁边的墙上瞧见海报啦。我们厂好些青年看了，还跟我打听你呢！叫什么名儿来着？……喂，你自个儿的事究竟怎么样了？挑多了眼晕！李克太老实了点儿？行啦！上北大？师范？学四年？够熬的！……明儿又不得闲，请客！我们那房又接出了一片，修建队的几个朋友给弄的……办这些事儿我也不灵，全指着他！……哟！”

黄云突然吓着了似的，戛然而止。

她立刻收回神，惊异地望着黄云。

“丢什么啦？你！老是呆呆的，简直变了个人儿！”

“我留神着站呢。”她淡淡一笑，心里却不由地希望：“住会儿嘴吧！我求你！”

她，眼睛交替注视着车内的乘客和车外的动静，手里仍旧不时忙着，耳朵边一刻不停地响着黄云又快又脆的声音；她的心，却沿着另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小路，不可解脱地、固执地寻找着什么……

你如今在哪儿呢？即便我把心里一切真实的念头都告诉你，

也晚了！

……我给我心中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安排相遇的机缘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自己却很难找到。我知道，我这么说，会得罪许多男性，会使一些男孩子伤感，会遭到一些男子汉的轻蔑，但这是没法儿抑制的打心底来的叹息：值得去爱的男人实在太少！

据说，如今青年男女中存在着比例失调，我却常常感到另一种失望。

我不指望那些挤车象个勇士，却在我冲着他喊“让座”时摆出凝神沉思模样的男孩子；也不留神那些专在大街上惹眼的男青年，他们以“麦克镜”上的商标来标榜自己的新式、时髦，脸上却没有一根因为思索而显得有教养的线条！我和他们算一代人，感觉相去甚远。当然，他们也不会瞧上我！

象黄云的丈夫那种实惠、能干的男人，我们能互相客气地点头，然而却彼此不会感到需要……

倒是李克这样完美的好人，使我的选择加倍感到困惑。我俩从小同学，父亲又是在一个中学教书多年的老同事。我们在档案里填写的简历，简直象孪生儿童的服装一样彼此相象！可是我俩性格完全不同。坐在一起，每当我谈到兴奋之处，往往会不加掩饰地大笑起来，他总是沉着脸叹口气：“你啊！一点也没改变！所以组织问题老也解决不了。”那神气好象他倒了什么霉似的！其实，他那线条单纯的脸上，很难出现苦恼的皱纹，因为他天生顺利！他这个半路撞到达尔文门下的生物系大学生，门门功课都是五分，跟他当初在小学、初中一样，十几年后，又接着拿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。可惜不论过去、现在，他对

虫、鸟、花、鱼都毫无兴趣，他对任何专业也没有狂热的追求和爱好，更没打算干出点儿什么名堂的野心。但他总是生活得很合体，挺得人好感。他象一只听话的兔子，为了社会需要的文凭，在划好的白线内顺从地跑；而我，却是一只固执的乌龟，凭着自己的感觉和信念，在另一条路的起点处慢慢往前爬。

环境和习惯，使我们当然成了最亲密的朋友。长辈和朋友们都认为，对于我来说，他是最好不过的了！是的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好人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说不出他任何不好的地方。我想过，如果和他一起生活，一定会过的很平稳，我既不用担心他会见异思迁，也不用害怕他跌个什么大跟头。但是，爱情是需要去追求才能满足的！我知道。因为我曾经爱过，尽管那唤起我全部热情的初恋是爱错了，但我尝过爱的滋味，可不是这样的！和他在一起，我常常分会心去想些别的……他诚恳地说，我身上有一种自强的气质，促使他不断努力。唉！我哪是在督促他，我是在用鞭子不停地赶着自己往前爬。但这却使我感觉到，似乎自己长得太快，在他面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强壮感；仿佛我们不是恋人，而是姐弟俩！每当我遇到他那带着崇拜和绝对信赖的清澈目光，我会隐隐感到孤寂、无助，感到一种无法在默契的交流中通达对生活种种感受的悲哀！

看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偶尔，我会有这样的念头闪过：也许，在身边走着的人中间便有知己，相错而过，却永远不会相识？

我竟遇到了你！可是，又当面错过了！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为了我写的这个话剧？如果不是我当初揪了你一把？也许……

唉！也许，一开头无意识地那一下，就预示出了我最终要失去你？……

也是星期六的傍晚，也是这么多的人。牛门出了毛病，跳下去处理。总算关上了。回到前门，我发现人实在太多，我很难挤上去！

车里的男孩子们立刻起哄：“等下一辆吧！后边车来了……卖票的，给票再走！”

不能理！要是白他们一眼，他们会以为是得了“青昧”，闹得更欢势！我二话不说，扒开挤在车门口的一群人，把最后一个刚迈上去、整个身子还悬在车厢外的人揪下来，没顾上瞧他一眼，光听他嚷嚷：“我有急事！急事！”

“急，谁不急着回家！”我把由于焦急和疲惫卷起的一股烦躁，顺手甩给了他！说着，我已经代替了他的位置，把两只脚牢牢地插在门的两边。我一边喊着：“往里走走！”一边使劲往上憋。眼看要进去了，可是，一个更大的反弹力，突然把我推了下来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看见那个被揪下来的、三十多岁相貌平平的人，正点起一支烟，在瞅着我。瞧什么热闹！我又重新挤上去的时候，他在后面说话了：“同志，我帮你挤挤吧！我真有急事！”

“少添乱！”

我使足了全身力气，用肩，用腰，用一双手，用两条腿加上嘴……讨厌的毛线三角头巾转了个个儿，象围嘴儿似地挂在前边，头发贴在眼睛上，可是没法腾出手来弄。男孩子们还在

幸灾乐祸地吵吵，车里许多人却象聋子似的，冷淡地沉默，一动也不动！一刹那，我感到一丝委屈，我毕竟是个女子……可是，我却仍在不依不挠地拚命挤，使劲儿喊。我根本没功夫衡量我和这一大堆人的力量差，我只知道，挤不上去也得挤上去，车不能老停在这儿！

突然，在我身后，有人不由分说地挤上来。我的整个后背一下子感到一股强悍、坚实的力量，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往上走。是他！这家伙够固执的！……根本来不及张嘴说他什么，仅仅顾上承受着他接二连三、非常有力的冲击。车门颤悠了几下，艰难地叹了口气，居然关上了！

车开了。我转了几次脖子，却一点儿也看不清他的脸，光瞧见一只还举着未熄的香烟的手。我有点儿感激他，又有点儿窝囊，可照例只是不客气地命令：“把烟掐了！”

那就是你！我怎么会想得到呢？！你说我该怎么做呢？柔声柔气地恳求？坐在路边淌两行眼泪？……现在，我是多么愿意温柔地待你，哪怕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默默地瞧着你！可是，如果再有那么一回，我也不能保准儿，我的本能会做出什么更合体的举动。

那是个平常而又特别的星期六晚上，我记得那个晚上每一个瞬间……

那晚上念剧本我迟到了。临时加车加班，连打个电话说一下的空儿都没有。本来也可以请假，但同事中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练习写作，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实在不想瞎嚷嚷。可要是含糊

其词，谁知那几个假道学特别敏感的脑袋，又会联想出什么活灵活现的细节！何必给他们添彩！

……当我从吱吱叫的、狭窄的木楼梯走上去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男同志的声音。一刹那我便知道了，是在念我的剧本，已经到结尾了……

我没有立刻进去，在门边独自站着，倾听着。我觉得这低而浑厚的声音十分亲切，一下子触动我的心底。也许，从来都是我自己独对失败的苦斗，潜心构思好又全盘打乱，一字字写起来又一张张撕去。这个熬过我许多夜晚的东西，现在，从一个陌生人的嘴中吐出来，突然给了我一个崭新的感受和一种惬意的安慰！挤了一天车，我浑身又酸又乏，肚子里空空的，在那声音中，一时我什么都忘了……

声音中止了，我推开门。

这是个大排练室。迎面一排大镜子，水银已有些剥落。许多人围坐在屋子中间。听声音，是刚才念剧本的那个男同志，正背对着我又在讲什么。

“再说一遍，不许迟到！如果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那就请退席，这是艺术不是玩票！”

这么严肃、简练的话语和口气，把我都吓住了。我赶快轻手轻脚滴着边往里走，慌忙在头脑里组织着一番抱歉和解释的词儿……忽然，我站住了，想撤身往回跑——到了镜子前，我一下子认出，怎么会是……？！

可是他已经站起来，转过身，向我伸出手！

那是你！怎么竟是你？导演？！真要命……

握着手，你在自我介绍，我大概也说了些什么泛泛寒暄的话，可是模模糊糊，光是呆痴痴地瞧着你！

敦实的身材，宽宽的肩，短短的平头，一张线条饱满的脸。能吃、能睡、能干的人往往是这样儿。毫不出奇，但并不相称！在周围坐着的那些秀美的姑娘和漂亮的小伙子中间，你倒象个干粗活儿的临时工。一堆金边描花细磁器里放了一个土罐！一刹那我便想起这么个比喻。没什么了不起，总得相认！我照例搬出抵挡这种意外尴尬的阿Q式壮胆武器，偏要不低头，直视着你……我遇到了你的眼睛。不知为什么，一下子，我竟被牢牢地吸引住了！你的眼睛并不美，目光平平射来却有一种内含的自信和威慑的力量！说着话，你的眼光一闪，似乎有些惊讶，不肯置信地极快打量了我一番，便立刻微笑了。周围的人谁也没看出别的东西，或许以为那仅是个友好的表示。但我觉得，你的眼神中含着一种突然想到什么笑话似的幽默、滑稽的意味！说实在的，当时我真不喜欢你那种目光，神气活现！我在和一般人交往时，总要硬撑着来掩盖、防护自己的软弱，而你，却在偶然之中先瞧见我一个狼狈的模样！本来，我并不必在乎在你面前形象如何，因为我不是摆在橱窗里的衣着精巧笔挺、支着两只手、不动的模特儿！可我心里毕竟觉着不快活……

也许，这都是转瞬间微妙的感觉，然而我觉得，我们这样面对面站得似乎太久了。我赶快把手从你厚实的手掌里挣出来，立刻缩到自己脸上擦了一把，说不清是感到脸上有灰，还是觉得发烧……但接着从我嘴里冒出来的，只是干脆的一句：“别记着，不会再跟您过不去啦！”

“谢谢。可下回我要是不买票呢？”你含笑地说。

你和我相视大笑。周围的演员也都笑了，其实他们莫名其妙！

一见面，我对演主角的刘婕印象不错。不言不语，或许不会很浅薄？虽然我的主人公是泼辣的，但有内涵！这正是我想要表现的。我满腔热情地把希望寄托在刘婕身上。可是一分析起她的角色，她仍然只是闪着美丽的大眼睛，喃喃地说不出什么。念了几段台词之后，我失望了！原来是这样一个用文静的沉默掩盖了内心的苍白的姑娘。那双美丽的眼睛表现出来的韵味，比她内心所有的东西还多。但我一时不便说。

你在忙着落实角色，给演员说戏，和美工商量服装、布景，我默坐在一旁，不经心地打量周围。布景片、单片门、窗和各种小道具靠边放着，农村的老式油灯和决斗的长剑放在一起，各种式样的桌椅，材料、质地同样陈旧……最初的激动、兴奋过去，我渐渐冷静下来，并且开始怀疑。在我的脑子里，这个描写现代青年生活的戏是那样一幅画面，洋溢着那样一种深沉的激情；但是，这样一个区里的半业余式的剧团、这样的条件、这样水平的演员……也许，真正放在舞台上，这戏只是一个大喊大叫、装腔做态的活报剧？！……心中追求的跟现实中能实现的总有着一个极大的差距。无论怎样刻意规范自己去做苦行僧式的努力总是容易的，但对外界环境却不能有丝毫的幻想和要求，有时简直无能为力！……

在我刚刚掀起不安的思绪中，似乎被加进了一个镇静剂。你那平易、浑厚的声音不知不觉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